

官路十八弯

讲述你们市市政府机关里的人事变迁风云
带您近距离观察那些人物的角力、抉择和弯弯、拐拐、道道



胡北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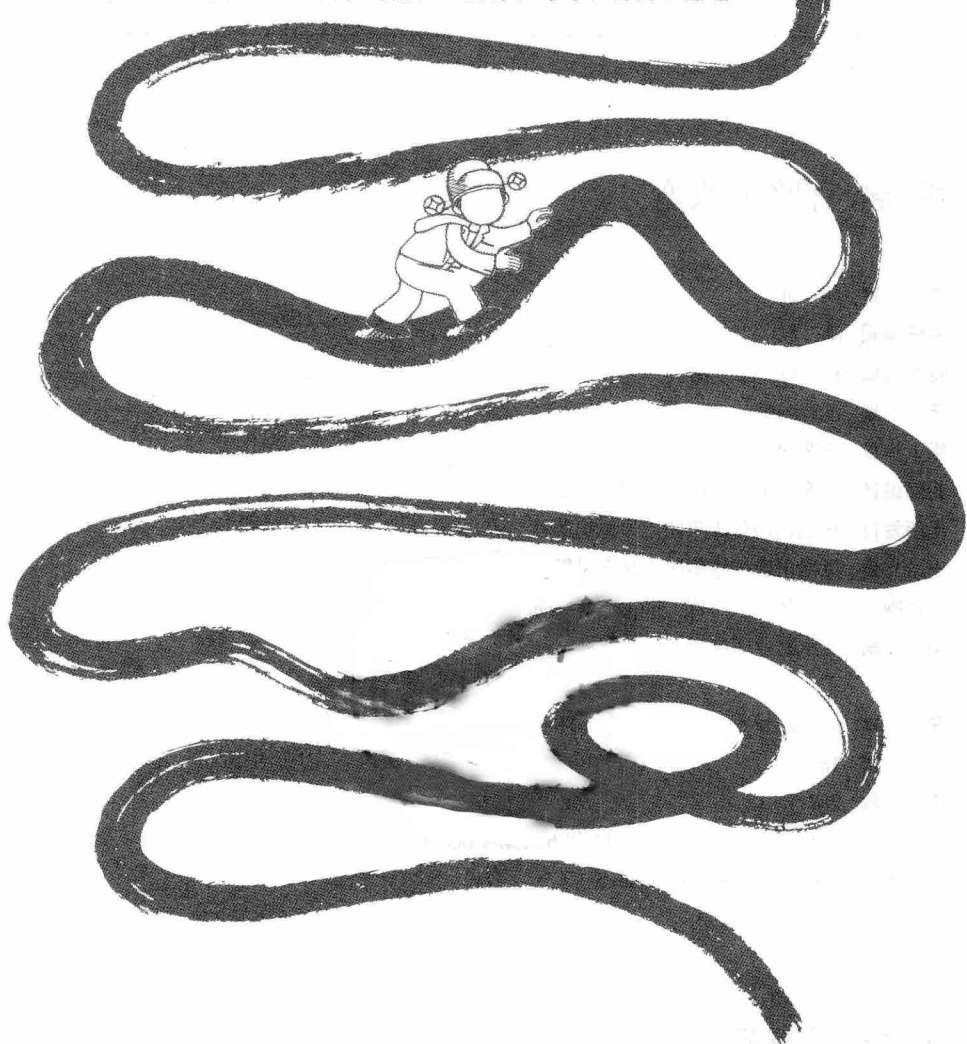


读客®

官路十八弯

讲述你们市市政府机关里的人事变迁风云

带您近距离观察那些人物的角力、抉择和弯弯、拐拐、道道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官路十八弯 / 胡北著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
2011.6
ISBN 978-7-5506-0486-5

I . ①官… II . ①胡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56401 号

书 名 官路十八弯

作 者 胡 北

责任编辑 陈 欣

特约编辑 程 峰 王 澍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<http://www.bookfh.cn>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8.75

字 数 287 千
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0486-5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 意外成为了副局长 /1

这两天，他表面上不露声色，内心里还是有些踌躇满志的。说起来，他当上这个副局长，感觉就像是捡了一个大便宜。因为这次提拔来得实在是太突然，太意外，他一丁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。此前，他并没动过当局领导的念头，更没有为此去走什么门子。他清楚，民间说如今当官是“不跑不送，原地不动；只跑不送，平级调动；又跑又送，提拔重用”，虽然有点言过其实，但也并非捕风捉影。可他既没跑亦没送，也没幻想天上掉馅饼，馅饼却偏偏就砸到了他的头上，让他喜不自禁之余，又不免满脑子的疑问。

第二章 这个很重要，那个很重要， 但其实都不重要 /22

刘向来说：“你既已明白自己这个副局长是怎么来的，我觉得你眼下的当务之急，是跟包云河搞好关系，尽快成为他信得过的人。在一个单位生存，这个很重要，那个很重要，但其实都不重要，搞定一把手才最重要。”

第三章 只有一把手知道 每次开会的水有多深 /51

包云河在会场上那么从容，那么沉着，说明包云河对这次审定胸有成竹，认为自己是志在必得、稳操胜券。他田晓堂自作聪明地耍些小花招，使些小计谋，老谋深算、洞若观火的包云河能识不破吗？他自以为是，不听包云河的招呼，坚持自己的主张，可他攀得过老包吗？人家是大腿，他只是胳膊，拧得过吗？他真是蚍蜉撼树，自不量力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小瞧包云河的本事了。

第四章 纪委来了，局长不见了 /77

王贤荣说：“反正都不是什么好话。我归纳了一下，大致有四种说法：第一种说法是说包局长到省城找唐市长去了，唐市长这些天正在省里住党校，包局长除了找唐市长以外，还去找了省里一些大领导，总之是要设法把事情摆平。第二种说法是说包局长已被双规了，这几天交代了一大堆问题，看来一两年怕是出不来了。第三种说法是说包局长带着付全有已偷越国境，目前正潜逃在外，国际刑警组织都发了通缉令。第四种说法则干脆说包局长自知罪孽深重，已选择了畏罪自杀，以谢国人。这四种说法，一个比一个离奇，一个比一个玄乎！”

第五章 重点工程如何成了“豆腐渣” /106

田晓堂这才明白今天姜珊为什么不冷不热，心事重重。这个陈春方，胆子也太大了，做这个涉及千家万户的工程都敢敷衍糊弄。他清楚得很，工程质量问题的背后大多涉及腐败，陈春方大概是得了施工队那个姓涂的老板不小的好处，才对工程质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只是，纸包不住火，这样的问题瞒得了一时，哪瞒得长久啊。

第六章 田晓堂角逐党组副书记失利 /136

田晓堂的担心并非多余。不久市里开始在各单位大规模考察干部，却没有考察到局里来，包云河也不再对他提起党组副书记的事。很快市里集中研究了一批干部，他和李东达自然都没戏。对这个结果虽然早就有预感，但一切尘埃落定，田晓堂心里还是有些难过。不过，他一点儿也不后悔。

第七章 领导在公开场合对你突然冷淡， 可能是把你当自己人 /164

铁门一声闷响，让田晓堂心头一震，突然灵光一闪，恍然大悟。唐生虎对他的态度其实一直都没有多少改变，那天在项目现场之所以待他不冷不热，只不过是刻意要在公开场合跟他保持一定距离。就像出了这道铁门，唐生虎就绝不会跟他说一句热乎话一样。唐生虎这样做，当然是大有深意的。

第八章 龙厅长只视察，不表态 /195

田晓堂一下子也明白了，龙泽光下来走走，大概是来向大家告个别的。所以他只是多看多听，却很少说话。官当得越大，说话就会越谨慎。龙泽光还没做上省领导，已经像省领导一样谨小慎微了。对那个捆绑建设的问题，龙泽光自然不愿管了，他不表任何态，实在是太老到了。他如果说上一句话，哪怕是批评的话，就表明他已经过问此事了。过问了却没有严肃处理，将来如果有什么事，就会有人说他的闲话。而他什么也不说，什么把柄也没留，人家就是想揪他的小辫子，也揪不着了。

第九章 身陷“艳照门” /226

田晓堂接过图片一瞧，顿时如五雷轰顶。图片上竟是他和袁灿灿赤身躺在床上的情景。再细看，他的脸被拍了个正着，而袁灿灿的头却跑到了镜头之外，身上也半掩着被子，根本看不出是谁。

田晓堂不由羞愧难当。难道，这些图片是袁灿灿偷偷摄下的？不是她又是谁？这事除了他和袁灿灿，哪有第三人知道？看来，他还真是太轻信袁灿灿了，其实他并不了解她。他恐怕已中了她的圈套了。田晓堂懊悔不迭，又气恼不已。

第十章 一封举报信和一封表扬信 引起的风波 /259

田晓堂暗想，那封举报信会是谁弄的呢？包云河吗？有可能。包云河曾经流露过这种情绪，但也不一定。李东达满世界拉票，早已让不少人看不惯了。而那表扬信又是谁的杰作呢？表扬信和举报信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吗？如果两封信的策划者是同一个人，那这个人实在是太高明，太老到，也太阴毒了。这种先抑后扬、连环出击的谋略，绝非一般人想得出来。

第一章 意外成为了副局长



白捡了一个大官当

田晓堂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自己居然这么快就当上了副局长。

早上，田晓堂还在卫生间洗漱，就听见老婆周雨莹的嚷声：“早餐做好啦，请田大局长过来用餐吧！”田晓堂叫道：“不过是个芝麻大的副局长，小小的副县级干部，瞧你那个乐呵劲儿，好像我做了厅长、省长似的！”周雨莹笑嘻嘻地反驳：“厅长、省长又不是一生下来就干上的，还不得从副局长、局长一步步爬上来！”

田晓堂装得很淡然，但周雨莹喜滋滋地故意叫他局长，他心里还是很快活，很受用。坐到餐桌前，见周雨莹准备的早餐空前的丰盛，田晓堂顿觉胃口大开，心情越发高兴，不由又有了些许感慨。周雨莹在一家事业单位做财务工作，平时对他的仕途进步似乎不太热心。她曾经说过，能弄个一官半职当然更好，弄不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日子过得平平安安，就是福气。又说，当官这事儿，是你的别人抢不走，不是你的，你也硬夺不过来。俨然不是很在意，又似乎想得很开。现在看来，情况远非如此。其实她还是挺在乎的。她也未能免俗。不然，自从上周五市委组织部来局里宣布他提任副局长后，这几天来她就不会这么欢天喜地，就不会对他这么温存有加。

田晓堂一边吃着面包，喝着牛奶，一边暗想：当官的滋味如何，别

的眼下还说不上，但在家已开始咸鱼大翻身了，老婆这两天把他当皇帝老儿一样小心侍候着，没有哪样不满足他的。她一门心思围着他转，几乎都把宝贝儿子田童抛到脑后了。

周雨莹给他和田童的杯子里续了牛奶，又对他说：“你现在大小是个副局长，要多吃点，吃得白白胖胖，吃出一个将军肚来，才够领导的派头呢！”

田晓堂忍不住扑哧笑了，说：“你也太把我这个破官儿当回事了吧！我经常在外面吃得脑满肠肥，哪会油水不够啊。哪个说非得腆个腐败肚子，才像当官的！”

吃罢早餐，周雨莹带着田童匆匆出了门，她得先把田童送到幼儿园，再赶去上班。田晓堂见时间尚早，就慢悠悠地换了鞋，夹着皮包跨出门。下楼梯时，想到今天是周一，是他第一次以副局长的身份去上班，他心里就格外地亮堂、熨帖。他想过，自己今年33岁，干上副县级实职，在云赭这个内陆地级市，不算早也不算迟，好好干，将来弄个副厅长正厅只怕没问题，运气好，爬上省级领导岗位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这两天，他表面上不露声色，内心里还是有些踌躇满志的。说起来，他当上这个副局长，感觉就像是捡了一个大便宜。因为这次提拔来得实在是太突然，太意外，他一丁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。此前，他并没动过当局领导的念头，更没有为此去走什么门子。他清楚，民间说如今当官是“不跑不送，原地不动；只跑不送，平级调动；又跑又送，提拔重用”，虽然有点言过其实，但也并非捕风捉影。可他既没跑亦没送，也没幻想天上掉馅饼，馅饼却偏偏就砸到了他的头上，让他喜不自禁之余，又不免满脑子的疑问。近两天来，这份疑问可把他折磨得不轻。他本是个散淡的人，虽然厕身机关，却没有太大的野心。平日里，除了做好局办主任的分内工作，偷得闲暇，他爱看点闲书，时常还写点千字小文，在报上发点豆腐块，倒也自得其乐。看着周围熟悉的人折腾几下就扶摇直上了，说他一点儿也不羡慕，那是矫情。可要他像有些人那样削尖脑袋往里钻，他又做不来。

走出楼梯口，田晓堂不由得站住了。今天还和往常一样，骑着个破自行车去上班，人家会不会说他装样子、假正经？会不会说他是故意寒碜其他的副局长？因为其他副局长都是舒舒服服地坐着专车去上班的呀。可是，不骑自行车，他的专车又尚未落实，那该怎么去上班呢？总

不能走着去吧。想了想，田晓堂决定干脆打的去算了。又想，过去骑自行车上班骑了10年都熬过来了，今天才当上副局长就觉得骑自行车上班是个问题了，而且还找出了万万不可骑自行车上班的充足理由。看来，真是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呀，位子一变，心态就全变了，看问题的角度也大为不同了。

田晓堂还没走出院子，却看见局里的司机甘来生开车来接他了。田晓堂钻进车里，甘来生说：“田局长，刚才等了两次红灯，不然早就候在您家楼下了。”显得似乎有些自责。其实田晓堂根本没有叫他来接自己，小伙子是主动来的。这让田晓堂大为高兴。而且甘来生由“田主任”改口称“田局长”，竟叫得那么自然、顺畅，毫无别扭之感，好像他早就当了副局长似的，这让田晓堂也倍感舒服。小车拐上大街，田晓堂这才注意到自己坐的是辆别克，而不是甘来生往日开的奥迪。他正想张嘴问，蓦然间又明白过来，就噤了声。还用问么？一定是甘来生和付全有换了车。甘来生是前任郝局长的司机，一直开奥迪。付全有是原来的三把手局长包云河的司机，一直开别克。一个月前，身患胰腺癌的郝局长死在了医院里。上周五，在田晓堂被任命为副局长的同时，包云河被任命为新一任局长。好马配好鞍，包云河当了局长，自然就不会再用别克，而要改坐奥迪了。车要换，司机却不会换。甘来生到底是郝局长用过的人，包云河再用难免会觉得不习惯，感到不贴心，倒是付全有为他开车多年，早开出了感情，也开顺了手，继续为他服务也就顺理成章了。一任局长一茬司机，历来如此。付全有服务的领导由副局长升成了局长，开的车由别克升成了奥迪，自然是春风得意了。可甘来生服务的领导却死在了任上，当前对他来说还真是前途未卜。前任领导的司机落到后任的手上，一般结果都好不到哪里去。除非后任是前任提携过的，否则后任对前任总难免心存芥蒂，恨屋及乌，对前任的司机也难以善待。甘来生的命运，多半是发配去开局里的面包车。开面包车和开局长、副局长们的专车，说有云泥之别，也不算夸张。给领导开专车，工作相对轻松，时常有人巴结不说，还多多少少沾点领导的光，捞点儿小油水什么的。想到这里，田晓堂恍然大悟，难怪甘来生主动跑来接他，对他大献殷勤，只怕是打起了他的主意，想做他的专职司机，以免被贬去开面包车吧。说实话，田晓堂倒不讨厌甘来生。小伙子有悟性，也机灵，看上去却是一副憨厚相，大智若愚的样子，而且嘴巴封得死紧，绝

不用担心他会坏了领导什么事。这样的人，最适合放在领导身边搞服务。田晓堂想，让甘来生给自己开车倒也不错。只是，这事儿不是自己说了算的，还得请示刚把屁股挪到局长宝座上的包云河呢。想到包云河他就有点犹豫，自己主动提出要用前任局长的司机，这合不合适？包云河会怎么想？会不会认为自己不和他一条心，一开始就借前任局长的司机跟他作对，甚至说是发难？田晓堂想得头有些疼了，就干脆不再想这事了。

小车平稳地行驶着，田晓堂目光散漫地望着车窗外，脑子里却想起了昨晚做的那个离奇的梦。

在梦里，他像是处在一个大会议室中。会议室坐满了人，挨挨挤挤，密密麻麻。仔细一看，都是局里的人，有局领导，有中层干部，还有二级单位的头头脑脑。这些人脸上尽是气愤不过的表情，有的喝问“你凭什么当这个副局长”，有的大叫“你这个副局长花了多少本钱”，有的怒斥“你只怕是靠挤对别人才爬上来的吧”。天啦，这分明是在提审呀。他呢，早已吓得面无血色，大汗淋漓，如坐针毡，如陷炼狱。后来，他终于开始大声为自己辩护了，可他的嚷声就像一滴水掉进大海里……

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仔细想来，做那样的梦，一点也不奇怪。他这个副局长当得太出乎意料了，包云河的局长呢，来得更出乎意料，让全局上下都大跌眼镜。五个月前，郝局长身体不适，查出癌症就住进了医院，委托常务副局长李东达主持全面工作。后来，郝局长见身体每况愈下，就利用自己最后一点影响力，对前来征求意见的市委组织部领导举荐了三位优秀干部，算是自己为革命事业作出的最后一次贡献。他举荐了三个人：一是李东达，举荐接任局长；二是一科科长钟林，举荐提任副局长；三是下面戊兆县局局长陈春方，也举荐提任副局长。这个信息不知怎么就泄露出去了，传得沸沸扬扬的。传说中被推荐的三个人果真也没闲着，他们上蹿下跳，忙得不亦乐乎，而且都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李东达这个代理局长的口气陡然就硬了起来，进进出出也像昔日郝局长一样背起了手，踱起了方步。钟林甚至在一科同志们的强烈要求下，热热闹闹地请过一次客，饭桌上同事们频频举杯预祝他升任副局长。陈春方呢，往市局跑得更勤了，见到各科室的同志就故作领导状，和大家亲热地握手，仿佛他已当上了副局长似的。不想一个月前，郝局

长突然撒手而去，形势一下子发生了逆转。三个志在必得的人竟一个也没胜出，最后半路杀出的是包云河和他田晓堂。包云河是怎么上去的，他不大清楚倒还可以理解，可他对自己如何得到擢升竟也是稀里糊涂的。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，可事实就是如此。他从来就没有妄想过做局领导，也没有为当这个副局长做出任何努力。说他是白捡了个大便宜，一点也不过分。正因为是捡的便宜，所以这几天来他总是不踏实，总有些怀疑组织部门是不是弄错了，不敢相信这顶含金量不低的乌纱帽真的就扣到了自己头上。在那个可怕的梦里，局里的人都来兴师问罪，气势汹汹地抛出一个个尖锐的问题。其实，正是他自己担心大家不信任他。那些问题呢，也不过是他自己心头的疑问而已。他觉得自己的能力谈不上有多出众，又没跑官要官，亦没踩着哪个往上爬，他凭什么当这个副局长？连他自己都是满头雾水啊。他想把老同学刘向来约出来讨教一番。刘向来在云赭市另一个大局上班，不过至今还是个副科长，副科级干部，混得不太如意。但刘向来并不是个吃不开的人。他几乎是个人精，交游甚广，三教九流的朋友不少，在社会上都被尊为“来哥”了。刘向来和田晓堂当年念高中时是同班，上大学同在省城，并且两所大学紧挨着，后来又先后落脚在云赭，两人自然是铁得不得了。这些年来，几乎每隔一段日子两人都会在一起聚一下。即便没时间碰面，也会相互通个电话发个段子。可惜，这两天刘向来跑到省城办什么破事去了，两人没法见上面。



上任第一天，遭新局长批评

不知不觉间，小车开进了局机关大院，停在办公楼前。田晓堂正要下车，甘来生却轻轻叫了声“田局长”，转过头来，有点慌怯地望着他，说：“我，我想……”甘来生一时语塞，说不出话来。田晓堂立刻猜到甘来生想说什么了，不等甘来生把话说完，就拍了拍他的右肩，说：“好，好。我知道你的想法。”田晓堂想甘来生并不笨，一定明白自己已懂得他想提什么要求了。田晓堂不让甘来生把话说完，又故意答得含糊糊，是想留下些回旋的余地。

田晓堂下了车，挺了挺腰板，一边拾级而上，一边暗想，今天是自

己以副局长的身份正式上班的第一天，但愿能够拥有一份愉快的心情，度过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

不想还没迈进一楼大厅，他就暗叫不好。他看见周传芬正等候在大厅里。还没到上班时间，大厅里没有其他人，空荡荡的。田晓堂和周传芬打了声招呼，走到她跟前。近半年不见，周传芬显得更老了，不到五十岁的人，看起来竟像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了。

“快要过年了，我给郝局长送腊猪蹄来！”周传芬将右手提着的東西扬了扬，田晓堂看见那是一只熏黄了的大猪蹄。

田晓堂觉得心头一热。眼下谁还惦记着郝局长，恐怕除了她周传芬，再也难得有别人了！他又感到哭笑不得。郝局长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离世，难道她不晓得吗？竟还给他送来什么腊猪蹄！

周传芬就住在近郊，那里现已被划为经济开发区，靠种点瓜菜挣点小钱，过日子本来就艰难，不想她男人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，需要长期治疗，她家因此几乎陷入了绝境，读中学的儿子王小磊也被迫辍了学。

三年前，市里开展领导干部与贫困家庭结对帮扶活动，安排和郝局长结对子的正是周传芬家。郝局长去她家一看，当即就落泪了。去之前，郝局长只要田晓堂带了500块钱，准备象征性地给点资助就算了。但去看了之后，不知触动了郝局长哪根神经，他竟然当场表态先拿一万过来，让她老公赶快去住院，让她儿子赶快去复学。周传芬扑通一声就给郝局长跪下了，感动得号啕大哭。后来田晓堂听到一种说法，说郝局长那天之所以会流泪，之所以对周传芬一家那么关怀备至，是因为他父亲当年就是患了肾病无钱治疗而被活活拖死的。那天看见她老公浮肿的样子，他就想到了自己苦命的、早逝的慈父，便大动恻隐之心。不管这个说法是真是假，但郝局长帮扶她家倒是贴心贴肺的。这几年来，他每年都要去她家看四五次，每年都安排局里拿一万多块钱帮贴她家。周传芬不知怎么感谢郝局长才好，后来也不晓得从哪里知道了郝局长爱吃腊猪蹄，就在每年年底给郝局长送上一只精心腌熏的腊猪蹄。一只腊猪蹄值不了多少钱，连送礼都不算，更谈不上行贿了，郝局长就大大方方地接受了，还把这事到处张扬，感叹“还是老百姓朴实，讲感情”。今天，她又像往年一样来送腊猪蹄，聊表感激之情，可这次她却怎么也送不出去了。

田晓堂又想，她一个市郊的农民，信息不通，不知道郝局长已经

离世，其实也不奇怪。他在心里斟酌着，要不要把郝局长已故的消息告诉她。告诉她吧，怕她情绪失控。不告诉她呢，这么瞒着她，又于心不忍。犹豫了一会儿，他决定还是说出实情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周传芬听他一说，脸色马上就僵住了，右手提着的腊猪蹄“咚”的一声掉到了地上。然后，就一屁股瘫坐下来，呼天抢地地大哭不止，一边哭泣一边诉说着郝局长对她一家的大恩大德，点点滴滴，悉数道来。这时上班的人越来越多，见一个村妇模样的老女人坐在大厅里号哭，还一口一个“郝局长”，都感到很好奇，纷纷打听是怎么回事。田晓堂知道周传芬这般伤心痛哭是发自内心的，这让他不能不动容，但是她在这肃穆的办公场所无休无止地哭闹个没完，到底还是不合时宜的，他又为她不识大体、不懂规矩而感到有几分恼火。他劝说了几句，见劝不住，只得把周传芬交给赶过来的保安，转身上楼了。

田晓堂在爬楼梯时，觉得一大早让周传芬这么一哭闹、一搅和，真是有些晦气。眼下局里的人都对郝局长讳莫如深，周传芬却在这机关里对他深情追思，想来也有几分滑稽。其实如何评价郝局长的功过，还有不小的争议。对郝局长的死，社会上也有种种传言。据说郝局长本不会这么快就去世的，他的病虽是绝症，但由于手术及时，化疗到位，完全还可以好好地活个三五载。他是在得知纪委已对他开展调查之后，偷偷服用了大量镇静药物，才早早地去阎王爷那儿报了到。也就是说，他并不是死于疾病，而是畏罪自杀。当然，这些都只是传言，没法得到证实，当不得真的。不过，如今的传言往往比报上言之凿凿的“本报讯”更接近真相，让人又不能不信。

田晓堂走到三楼，不由停下脚步，往走廊上投去深情的一瞥。他在这三楼上了十年班，三千六百多个日子，从普通的办事员一直干到局办主任，其间经历的酸甜苦辣，哪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。现在大家都说机关的日子是熬过来的。一个熬字，真是耐人寻味。干部层级是个金字塔，只有极少数人能升上理想的位子，绝大多数人一辈子恐怕都难得熬出头来。这么一说，还真是有些残酷，可这就是真相，机关的真相。真相往往是残酷的。田晓堂在三楼驻足片刻，就抬腿向四楼走去。他知道，他已经幸运地从三楼熬出头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他将更上一层楼。四楼办公的都是局领导。转眼间，三楼的十年已经成为回忆，而站在四楼的新起点上，他还要继续熬下去。

上得四楼，迎面碰上付全有，他大概刚从包局长的办公室里出来。付全有看见田晓堂，既没叫“田局长”，也没说半句话，只是脸颊上的皮肉动了动，似乎冲田晓堂笑了一下，算是打了招呼，可田晓堂并没有捕捉到多少笑意。田晓堂也就只是微微点了点头。他看出来了，付全有脸上有种掩饰不住的得意。他得意什么呢？因为所服务的领导升了职，就感觉自己的身份也水涨船高了么？这也太可笑了。现在领导的司机都跟个家奴似的，只认所服务的那个“主子”，并且还有种莫名的“主贵仆荣”的自得感。田晓堂也看出来了，哪怕他现在做了副局长，付全有仍不太把他放在眼里。田晓堂压住心头的不快，说：“包局长到了么？”他问的是一句废话，但废话不等于就没有用。田晓堂问这话时嗓门有点大，他希望包云河能够听见。“早到了”，付全有机械地答了一声，就匆匆下楼去了。

田晓堂进了自己的新办公室，搁下皮包，并没有马上坐下来，只是站在屋子中间环视了一下四周，心情不免有些振奋。这套办公室原是包云河用的，包云河前天把它给了田晓堂。办公室面积不小，装修档次也不低，而且还带有休息室、卫生间。田晓堂暗想：坐在这样的屋子里办公，心理上难免会产生一种尊贵感，自认为算个人物的感觉也就飘然而至。有些人一当上官就自命不凡，多半就是被豪华办公室、豪华轿车给惯坏的。田晓堂喜欢这套办公室，除了因为它阔大、舒适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这套办公室风水好，特别“发”人。先后在这套办公室里办过公的六位领导，官运都旺得很，其中两人已官至正厅，三人跻身副厅，还有一人也做上了正县级的局长。当然，这个做上局长的人就是包云河。田晓堂知道局里有人散布过一种怪论，说包云河之所以能出奇制胜，夺取局长宝座，都是沾了这套办公室的灵气。田晓堂当然希望，今后自己坐在这套办公室里，也能像从这里走出去的那六位领导一样，吉星高照，仕途畅达。

田晓堂驻足片刻，就转身出门，去了包云河那边。他敲了敲虚掩的门，头刚探进去，就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：“包局长！”他跨进屋，看见房间的深处，有一颗脑袋从硕大的办公桌后面浮了起来。那正是包云河。然后，就见包云河竟然离开办公桌，大步迈过宽敞的空间，向他迎来。田晓堂大感意外，赶紧加快脚步，小跑着奔向包云河。还隔着两三步，包云河就伸出了右手，田晓堂赶忙伸过手去，两双手就紧紧握在

了一起。包云河握手很用力，久久不肯松开。田晓堂去看包云河的脸，那脸色却显得有些平淡，找不到他预期中的灿烂与热烈。他略微有点失望。立马又想，一切尽在握手之中了，还何须人家给你画蛇添足？领导当到一定份上，就得喜怒不形于色，城府深似海。这是做领导的基本功。包云河今天亲自迎出来，又和他用力握手，这已经是打破常规了。包云河这么做，是想给他传递什么信息呢？是想告诉他，咱们是一块儿提上来的人，就如党校同学一样，这也是一种缘分，希望你能珍惜？是想告诉他，我是信任你的，把你当自己人看，希望你不要辜负了我？还是想告诉他，我十分看重你，今后在工作中还要依赖你，希望你能积极配合，切莫在背后拆我的台？田晓堂一时也难得想明白。

两人在沙发上坐定，包云河方才开口，却只是缓缓吐出了三个字：“怎么样？”不了解包云河的人，会被他问得莫名其妙。其实，“怎么样”是包云河的口头禅，他喜欢用这三个字开场。这三个字有时带有问询的意思，但大多时候并无具体所指。

田晓堂笑着说：“办公室前天就搬了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只等您发号施令了。”

“好，好”，包云河轻轻点了点下颏。

田晓堂微微欠了欠身子，又谦恭地说：“自己有几斤几两，我心里明白得很，就怕挑不起这副担子……好在您这个班长水平高，经验也足，有您传帮带，我也就什么都不怕了。”

包云河淡淡地一笑，轻咳了一声，才说：“你是班子里最年轻的，正是甩开膀子干事业的时候，你要有信心嘛。今后压在你肩上的担子可能还要重一些，你要有思想准备。”

田晓堂感激道：“只要您信任我，不怕我把事情办砸，再重的任务交给我，我都有决心把它完成好！”

包云河又点了点下颏，显得很满意地说：“好，好。”

两人又聊了几句，田晓堂就告辞出来。他在心里暗自感慨，这个包云河，真可谓是摇身一变啊。刚才包云河的表情似笑非笑，说话不徐不疾，看人的眼神也有种居高临下的味道，已经完全具备一把手的架势和派头了。

包云河无师自通，将角色转换得如此迅速，让他很是吃惊。他去包云河那边，只不过是想做个姿态，表明自己相当尊重包云河，坚决拥护

包云河的英明领导，有事无事都会去早请示晚汇报。过去包云河做副局长时，从未分管过他，两人关系很一般。田晓堂就怕将来和包云河处不好关系。在一个单位里，副职和一把手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，也是非常难处的。今天包云河的态度，让他稍稍放心了一些。尽管包云河内心究竟是什么想法，他无从得知，他毕竟不是包云河肚子里的蛔虫，但包云河想拉拢他、倚重他，看来是毋庸置疑的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眼下局领导班子几个人，有的倚老卖老装糊涂混日子，有的是与包云河争夺局长位子的失意者，要他们买包云河的账，还真不太容易。包云河要收买人心，笼络左右，除了抓牢他田晓堂，一时还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。

田晓堂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坐下来，再看看室内的格局和摆设，暗自和包云河的办公室一比较，就莫名地有点泄气，再也找不到刚才那种志得意满的感觉了。包云河办公室的面积是他这个办公室的三四倍，就像个篮球场。包云河的办公桌桌面有双人床大，但搁在偌大的办公室里，竟像汪洋中的一条船。这样的超大办公室，局里一共有两套。当初建这幢办公楼时，局长、书记是分设的，为了避免书记闹情绪，局长干脆就弄了两套面积、配置一模一样的大办公室，和书记一人一套。可后来局长、书记再也没有分设过，又没有哪个副局长胆敢搬过来，超大办公室就一直是用一套、空一套。以前郝局长用的是另外一套，包云河当局长后坚决不肯用郝局长用过的那套，就搬进了过去闲置着的另一套房里。对局长办公室的情况，田晓堂是熟悉的，今天因为自己的身份不同了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，便又有了新的感触。如今的领导才不管什么“室雅何须大”呢，如果允许办公室建得像飞机场一样大，都有人敢于拿这个去冲刺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他们会振振有词地说，现在条件好了，办公室建得大一些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办公室建得大一些，坐着办公胸襟才会宽广，视野才会开阔，思想才会开放，才思才会泉涌，前来办事的人才会心生敬畏，领导的权威才会不断强化！田晓堂偷偷笑了，难怪官场上那么热闹，很多人都拼着老命往上爬，仅仅一个办公室的差别，就有着足够大的诱惑啊！

正在胡思乱想着，钟林敲门进来了。田晓堂有点惊讶，愣怔了片刻，急忙起身招呼钟林落座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。如果不是出了意外，今天这副局长办公室的主人，恐怕就不是他田晓堂，而是坐在面前的这个钟林了。他想起钟林曾请过一次客，同事们在酒桌上都预祝钟林

做副局长了，可最终却鸡飞蛋打、胎死腹中，只落下个天大的笑柄。

还是钟林先开了口，说：“田局长，祝贺您呀。我这已是迟到的祝贺了。今后在工作中，还要请您多多关照。”钟林的表情到底还是不大自然，虽然笑着，却像戴着面具。不过，钟林能主动上来说这番话，不管是否出自真心，都已经够不容易了。田晓堂对钟林一直印象不错。钟林在业务上是一把好手，为人又比较厚道实在，这样的人哪个单位都是需要的。单位上得有这样几个干实事的人撑着，领导才有可能腾出手来，去专心“练虚功”。平心而论，钟林做副局长是够资格的。也不知组织部门怎么想的，明明还空缺一名副局长，却宁愿空着，也不提拔钟林，或是别人。

田晓堂笑容可掬地说：“谢谢你呀，钟科长。以前我在局办，你对我的工作相当支持，我一直是十分感激的。这次能有这点进步，除了感谢组织之外，还得感谢你和局里的同志们。没有大家的信任和抬举，我也不可能取得这点进步。今后在工作上请你要多支持，一些业务问题还要请你多指教。”田晓堂说着客气话，竟是一套一套的，他自己都有点吃惊了。他的口气似乎很谦虚，但越谦虚恰恰越能说明他占有心理上的优越感。谦虚也是要有资格的呀。

两人正聊着，门却突然吱呀一声被推开了。田晓堂扭头一看，没敲门就径直闯进来的人，是局办的副主任王贤荣。王贤荣本来满脸堆着笑，见钟林待在屋子里，笑容就一下子僵住了。钟林忙知趣地告辞，王贤荣对往外走的钟林说：“包局长要我通知大家，九点半开个机关干部会。”钟林连声说好，退了出去，转身把门轻轻扣上。王贤荣脸上又恢复了笑容，很随意地坐在沙发上，对田晓堂说：“九点半开机关干部会，请您出席。”

田晓堂也说了声好，表情顿时显得轻松多了。他觉得王贤荣的话有些嚼头。王贤荣今天不是说“请您参加”，而是改口“请您出席”，两字之差，一下子就把他摆在了局领导的位置上，看似细微，实则有本质的区别，听了就格外地舒坦。

王贤荣朝屋子里四下打量了一番，说：“您这里还差什么东西，只管告诉我，我好去买。”

田晓堂笑道：“这不过是办公的地方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一台电脑，一支笔足矣。”望着王贤荣，他想到了一件要紧事。自己往上走